



陈丹青音乐笔记

陈丹青  
著

上海音乐出版社



陈丹青

Chen Danqing

音乐笔记

陈丹青 著

上海音乐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丹青音乐笔记/陈丹青著. - 上海:上海音乐出版社,2003.3 重印

ISBN 7-80667-075-0

I.陈… II.陈… III.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绘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①I267②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5307 号

责任编辑:李章

封面设计:陆震伟

### 陈丹青音乐笔记

陈丹青 著

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3 图、文 338 面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,101—8,800 册

ISBN 7-80667-075-0/J·73 定价: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3246280

## 作者小传

1953年生于上海。1970年初中毕业，先后在赣南、苏北插队落户八年，其间自学绘画。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，1980年毕业，留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任教。198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，以自由职业画家身份定居纽约至2000年。同年春，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回国，为2000年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之一，现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。

## 题 记

这本集子，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，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《音乐爱好者》双月刊的十几篇文章。这些文字的读者，就我所知，一位是约稿的编辑，另一位就是我。现在，趁这集子的出版，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，为什么呢，因为经他的撩拨，我从九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。

写作，我一向喜欢的，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“创作谈”，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，二十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，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，美术以外

的话题，哪里梦想过呢，然而做梦似地，去年以来，我竟写成两本“书”，一本是已经上市的《纽约琐记》，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《多余的素材》。内容不论，书写的文体，勉强算是“散文”或“随笔”的意思吧，“文学”当然谈不上，但毕竟可以自视为“写作”，而从此在画画之外，多一招游戏欺骗自己了。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异：你还写作？是的，我的那两本“书”之所以斗胆承应，居然写成，就是有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。

我要谢谢他。且称他为Z君吧——九年前，是在深冬，我头一次回国省亲，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，吃饭聊天。得知他是弄音乐的，手上正编着《音乐爱好者》这本刊物，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。不记得怎么一来，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罗维茨的丧仪，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地悬着一滴鼻涕，Z君忽然打断我，高声说：哎呀丹青，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？

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。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。九年前，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，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，我的兴致是在写作：写什么呢，我自己并不知道，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——譬如霍罗维茨的鼻涕——我就果

然写起来，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，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。

江南的屋子没暖气，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呆了十一轮春秋，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这份阴冷与寒气，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，身体也在怀旧的。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——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——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，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，写完寄出，过几个月，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罗维茨清鼻涕的《音乐爱好者》，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。

《灵堂琴声》算是我头一篇誉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，粗糙简单，还用“琴声”与“灵堂”搁在一起作题目，弄成小小的酸雅，骗读者注意，现在想来，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，怕人看见，又想要人看见，手势、吞吐，尽在学架式。可是一根抽过，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，虽是呛着咳着，也谈不上瘾，却不知不觉抽上口，不想戒了，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。

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，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，我竟不負責任写起来：所谓“责任”，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，每篇所写，不过是些“关于音乐”的日常见

闻,并不真在谈音乐;所谓“不负”,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,行家大约会对这“爱好者”的无知,付之一笑吧,而且那一笑,我看不见,不必非得脸红。Z君,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,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,这样子,六年期间给他写了将近十篇,到了九七年,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《纽约琐记》,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,没有余裕了——九八年的《赴死的演奏》,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,《瓦格纳问题》写写停停,竟忘了寄出去,现在可以收进来。

这些稿子,尤其是最初几篇,距今颇有些年头,当初下笔,不免假想国内欠缺对于外间的了解,所以略微介绍国外音乐生活的状况点滴,今天看来,真是在胡说,譬如纽约昂贵的音乐会票价上百美金,在今之大陆算什么呢,听说上海音乐厅的多明戈演唱会,几千元一票,销售一空,紫禁城的露天歌剧大演出更是出票天价,照样坐得满满当当,这些,真要让我辈羞煞……。好在对于海外华人的“落后”与“土”,今之国人早已十分地了然而宽容,看在这些异时异地所写成的文字,该不会与我一般见识吧。

此外未见于期刊的篇幅,均是新添的:《阶级与钢琴》,借自尚未面市的《多余的素材》,因与音乐沾边,今夏



为展事去欧洲，顺道造访波恩，归来写成《贝多芬故居》。去年在上海图书馆作讲演，题曰《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》，所谈七十年代海上遗事，时过境迁，竟像是古代的传说，其中也谈及音乐。末尾的《答〈音乐爱好者〉编辑部问》写得漫无边际，是因要给此书加添字数，而种种话题的辅衍，也倒说出不少感触，这感触，若是没人聊起，我是不会著笔，更不知道自己对于音乐与文艺抱有这样的意见：我的写作，是要写下去，才知道会写出什么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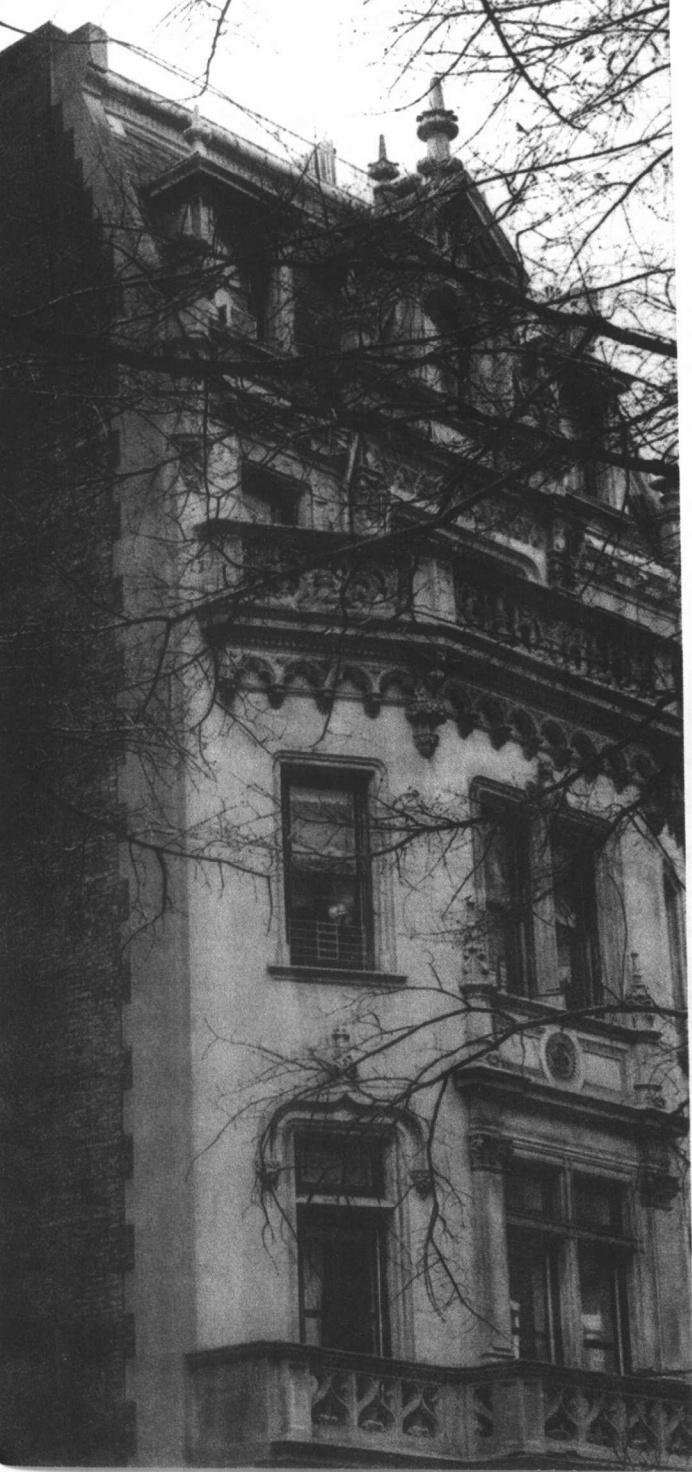
书的题名，原先是径取现成的《外国音乐在外国》，结果给编辑改作“音乐笔记”，加上我的名姓。这总让我不自在：明明一个画画的家伙，出本“音乐笔记”，算什么呢，且我看画听乐，从不作笔记的。但我出国前的经验，编辑就是“领导”，领导拍板，只得默然从命。好了，关于成书的原委，现在都交代在这里了。上个礼拜，《音乐爱好者》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沓子新版本，不单改成彩色的月刊，还从里边滑出亮闪闪的CD碟片，而版式、纸张、印制，都比我供稿的旧版本讲究而体面得多，活像新出阁的姑娘家，不敢认了。我略一翻看，竟有点念旧，又有点庆幸：就在那简陋的旧版本上，我开始发表文字的习作，也幸亏是躲在那里，我弄出这些勉强称之为散文的东西，而且真是不敬，

假音乐的名义——真的，我不是虔诚的“音乐爱好者”，直到此书将要问世，我才明白自己其实是个厚着脸皮的“写作爱好者”，这是要请诸位爱乐者多多包涵的。

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

## 目 录

- 1 题记
- 3 灵堂琴声
- 13 告别交响曲
- 23 外国音乐在外国(之一)
- 39 外国音乐在外国(之二)
- 53 外国音乐在外国(之三)
- 65 外国音乐在外国(之四)
- 79 外国音乐在外国(之五)
- 95 音响、唱碟、听音乐
- 105 再谈音响、唱碟、听音乐
- 121 三谈音响、唱碟、听音乐
- 137 浮光掠影百老汇
- 171 赴死的演奏
- 189 阶级与钢琴
- 197 瓦格纳问题
- 211 贝多芬故居
- 附录:
- 223 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
- 251 答《音乐爱好者》编辑部问



纽约，曼哈顿，上东城第2街。这栋建筑对过，即举办霍罗维茨葬礼的殡仪馆

## 灵堂琴声

终日作画，音响常开着。八九年冬初，是在迟午，纽约第 104 频道古典音乐台正播放肖邦。曲毕，照例的报告曲目之后，是一条新闻：

“演奏者，弗拉基米尔·霍罗维茨。今晨，霍氏在纽约寓所逝世，享年八十六岁。”

霍罗维茨！国中的爱乐者想必知道他。此间说起这名字，可谓“如雷贯耳”。唱片行每年推出他的新磁碟，我也藏有好几枚。琴艺不论，单看封面上的相片，老头真是仪表非凡，便是在本世纪初，这样的人物也不多见了：他兼



青年时代霍罗维茨演奏肖邦的唱片封面



霍罗维茨晚年

有士绅、贵族和演奏大家的气度，当代各国演奏明星的卖相，比他可嫩得多了。我一向自以为认识老霍，记录他演奏生活的四部电影，我都看过，在银幕上他又是另一番风采。第一次见到他，老霍已在七十八九的年纪，被人簇拥着步入录音室，他笑逐颜开，颤微微走向一位标致的女提琴手，指着自己的衬衣领子问道：“这回的领结你以为如何？”

一位大师，得活到这份岁数，上帝才会给他如此生动的老脸。看他早岁的相片，头发紧紧向后梳拢，斯拉夫人的修长鼻梁，顶光照下来，风流倜傥。如今老了，嘴唇像老太太那样抿着，似笑非笑。莫扎特协奏曲的慢乐章被他弹错一句，指挥叫停，重来，老头嘟哝着，一脸委屈。在下一章乐队行进时，他闲出双手，侧耳倾听，忽儿妙不可言笑起来，举起左臂在空中打一响指。制片人去他家拍片，老头就像个孩子，听任摄影师摆布，然后开始弹奏，渐渐忘记正在拍摄：“下一支么？”他自言自语，“我还会弹舒伯特！”于是舒伯特。

他访问莫斯科的那部影片，诸位真该看看。开头是他坐在家，朗读俄国表妹的来信，接着是工人托运他的钢琴。镜头一转，红场、涅瓦河、音乐厅，掌声雷动，老人出



台。弹到舒曼，座中俄国佬流下泪来……片尾是他长时间在台前傻站着，等候掌声平息，终于，他用双手移到耳边——因掌声使他说不成话——作出要去躺下休息的姿势。

老霍弹琴的姿势如何？去看一位行将打盹的老人便是。脑袋低垂，稳坐后，他周身极少摆动。手掌巨大肥厚，每个指端微微上跷。他并不由上而下地“弹”，十指只是轮番向键盘伸缩撩拨，状如飞快的抚摸。奇怪，他的著名的左手的力度，那排雷轰鸣般的低音，即出于如此这般。镜头移近了，移向他皮肉垂挂的老脸——一滴鼻涕，正凝在他巨大的、西方人才有的鼻孔边缘。全场肃静。那一曲记得是弹奏李斯特，曲罢，他欠身取过琴面上的白手绢，笑吟吟拂拭了，这才起身蹒跚走到疯狂叫喊的观众面前。

那是他六十年前出亡苏俄，头一次重归故园。六十年前，他说他绝不再回这个国家。

原来霍罗维茨先生就住在纽约。讣告过后，电台又播出他弹奏的斯卡拉蒂，正是我最心仪的一首，由老霍弹来，是散漫游荡、停停走走的语气。忽然，老头子本人在收音机里唠叨起来，结巴、咳嗽、夹着老人的干笑，谈起他年轻时怎样被引见斯克里亚宾，又说拉赫玛尼诺夫待他怎